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Journey to the West*: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om Ming and Qing Commentaries to Modern Interpretations

FU Binb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China

Received: March 14, 2024

Accepted: April 20, 2024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FU Binbin. (2024).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Journey to the West*: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om Ming and Qing Commentaries to Modern Interpretation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114–11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4>

Abstract: As a classic masterpiec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ey to the West* has been subjected to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scholar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modern times, exploring its multiple layers of literary,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The Ming dynasty commentar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emphasizing moral cultivation. Qing dynasty commentaries were more varied, and categorized into three schools: advocating learning, discussing Zen, and validating Daoist principles, delving into the Confucian morals, Zen teachings, and Daoist practices within *Journey to the West*. Modern scholars like Hu Shi and LU Xun reexamined the work from literary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rejecting religious allegories and proposing it as a satirical novel and political allegory. By summarizing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research.

Key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Ming and Qing commentarie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modern interpretation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FU Binbin is currently pursuing a Ph. D.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novels, *Journey to the West*, Lacanian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rhetoric. Her email address is binbinfu.fiona@gmail.com.

《西遊記》研究綜述

——從明清評點到現代解讀的多維探析

付彬斌

中國臺灣輔仁大學

摘要：《西遊記》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經典名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被賦予了多樣化的解讀與評點。本文通過回顧明清時期以及近現代中國學者對《西遊記》的研究，探討其文學、宗教、哲學及政治寓意的多重層次。明代評點主要集中於儒釋道三教的融合，強調心性修煉；清代評點則更為豐富，分為勸學、談禪和證道三派，深入闡發了《西遊記》中的儒家道德、禪宗心法及道教修煉。近現代學者如胡適、魯迅等則從文學和政治的角度，對《西遊記》進行了重新審視，否定了宗教寓言的解讀，提出其為滑稽小說和政治寓言的觀點。本文通過梳理這些研究成果，揭示《西遊記》研究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關鍵詞：《西遊記》；明清評點；儒釋道；近現代評點

一、中國古代學者之《西遊記》研究

中國古代對《西遊記》的評點主要集中在清代，在探討清評點之前，先說下為數不多也頗為重要的明代評點。用儒釋道三教解讀西遊的觀點，最早出現於袁於令的《西遊記題詞》，曰「魔非他，即我也。我化為佛，未佛皆魔。魔與佛力齊而位逼，絲發之微，開頭匪細。摧挫之極，心性不驚。此《西遊》之所以作也。說者以為寓五行生剋之理，玄門修煉之道。餘謂三教已括於一部，能讀是書者於其變化橫生之處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恰？」魔佛一線之間，又有什麼分別心呢。「三教已括於一部」，或許後人受其啟發，在此方向「引而伸之」。

明朝謝肇淛的《五雜俎》點評《西遊記》中引用了來自孟子的「收放心說」，源於其修身養性的人格思想，順應了當時的王陽明思潮，也映照了《西遊記》的故事內容，通過唐僧師徒五度西天取經，歷經十萬八千里山水路途、九九八十一妖魔劫難的考驗，才得以得真經、皈依正統，體現了一路修心歸正的心路歷程。其言曰：

「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使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呪。能使心猿馴服，至死靡他。蓋其求收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剋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

清朝一代，《西遊記》評本層出不窮，對此魯迅評價道：

「評議此書者有清人山陰悟一子陳士斌《西遊真詮》，西河張書申《西遊正旨》（當為《新說西遊記》——引者注）與悟元道人劉一明《西遊原旨》，或雲勸學，或雲談禪，或雲講道，皆闡明理法，文詞甚繁。」



可知魯迅將評點歸結為「勸學」、「談禪」、「證道」三派，公認的代表作為《新說西遊記》《西遊證道書》和《西遊真詮》。

先來看「勸學」，清代舉人張書申，典型儒者的代表，他的《新說西遊記》以《大學》注《西遊》，其言曰：「《西遊》一書，古人命為證道書，原是證聖賢儒者之道。至謂證仙佛之道，則誤矣。」「今《西遊記》是把《大學》誠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備細，寫了一盡，明顯易見，確然可據，不可借取經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於仙佛之事哉？」全書上下獨尊儒術，讓斥佛道，未免有失公允，過於牽強，倒也自成「勸學」一派。

《西遊證道書》，觀其書名，「證道」二字，即可知曉西陵殘夢道人汪澹漪之立場，為清初「證道」說發軔，並將《西遊記》作者歸為道教之全真教祖師丘處機，認為西遊為「仙佛同源之書」。書中第一回批語，澹漪子曰：

「《西遊記》一書，仙佛同源之書也。何以知之？曰即以其書知之。彼一百回中，自取經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間心猿意馬，木母金公，嬰兒姹女，夾脊雙關等類，又無一非玄門妙諦，豈非仙佛合一者乎？大抵老釋原無二道……此全部西遊之大旨也。」

清朝評注者陳士斌的《西遊真詮》，其評注觀點主要有二。一是繼續深入闡發《西遊證道書》中的「證道」說，二是主張「三教同源」觀念，闡發《西遊記》中的佛教寓意。陳士斌也認為道教之全真教祖師丘處機是《西遊記》的真正作者，沿襲了澹漪子的「證道觀」，並有新突破，在於他以《周易參同契》和《悟真篇》兩本道經來評注《西遊記》中的金丹要旨。陳士斌認為《西遊記》的寫作目的是宣揚道家所主張的生命真諦，即盡心知性，追求長生。陳士斌的一個主要貢獻在於對《西遊記》第九十八回的解讀，即唐僧師徒抵達靈山，因阿葉、迦南索要人事沒有而給了無字經書一事。陳持如下觀點：

「（唐僧）解脫凡胎，功成行滿；逍遙於靈山之頂，拜身於如來之下；方識如來慈悲，一片之心，盡托於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之內，總不外於無字之真經也。此經至尊至貴，慎勿白手傳經，以致獨俗遇迷，譏謗慢取。以無字之經度上智，以有字之經度眾生，佛祖之分別傳經，與孔氏之因人施教，夫何異哉！阿儂先傳無字之真經，非欺也，恐其慢褻也；後換有字之真經五千零四十八卷者，得金鉢而傳金丹也。蓋無字為頓法，有字為漸法。頓為無為，漸為有為。出漸而頓，出有為而無為，皆真經也。真經不離無字之《河圖》，有字之《周易》，故曰：實三教之源流，寶之重之。內有成仙了道之奧妙，發明萬化之奇方也。」

相比之下，近現代學者彭海、童思高等對此一味持批判佛教之態度，言佛教虛偽、徇私、腐敗，這一觀點似乎浮於表層，也顯示出對佛教、道教知識體系的不甚瞭解，若兩種觀點能進行融合，說不定能碰出新的火花。

尤侗系清初文壇領袖級人物，為《西遊真詮》做序，首談「談禪」之說，肯定《西遊記》為揚佛崇道之作。尤序曰：

「三藏即菩薩之化身；行者、八戒、沙僧、龍馬，即梵釋天王之分體；所遇牛魔、虎力諸物，即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迦之變相。……蓋天下無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則妖治。記《西遊記》者，傳《華嚴》之心法也。」「後人有《西遊記》者，殆《華嚴》之外篇也。」

得出結論,《西遊》一書,仙佛同源,「奘之名玄也,空、能、靜之名悟也,兼佛老之謂也。」其實在《西遊記》研究的學術史中,最早從儒、釋、道三教觀點推論小說原旨者,首見於清代劉一明〈西遊原旨讀法〉。該讀法直言:

「《西遊》立言,與禪機頗同。其用意處,盡在言外。或藏於俗語常言中,或托於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戲裏,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別其真假。或借假以發真,或從正以劈邪。千變萬化,神出鬼沒,最難測度。學者要極深研究,莫在文字上隔靴搔癢。」

此言表明劉一明西遊寓言之立場。並提及:

「《西遊》貫通三教一家之理。在釋則為《金剛》《法華》,在儒則為《河洛》、《周易》,在道則為《參同》《悟真》。故以西天取經,發《金剛》《法華》之秘;以九九歸真,聞《參同》、《悟真》之幽;以唐僧師徒,演《河洛》《周易》之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明清兩代諸家,皆各執一說,或以為求放心之喻,或以為瑜伽之心法,或以為金丹之采煉,或以為《大學》之詮釋,或以為闡三教一家之理,傳性命雙修之道。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象。

二、近現代中國學者之《西遊記》研究

直至胡適發表的《〈西遊記〉考證》,取代了明清的諸家觀點,其開篇即稱《西遊記》與長春真人全無關係,「《西遊記》被這三四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說,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一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西遊記》的大仇敵。」胡適全盤否定了前人對《西遊記》的「微言大義」,他認為「《西遊記》小說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詩酒,複善諧謔的大文豪做的,我們看他的詩,曉得他確有「斬鬼」的情心,而絕無「金丹」的道心」;指出這部《西遊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並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這點玩世主義也是很明白的;他並不隱藏,我們也不用深求。」不乏趣味的一點,胡適在《〈西遊記〉考證》中表示「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並「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關於悟空猴子形象的來源演化,後世也有學者進行探究,在此不多贅述。

關於《西遊》主旨魯迅與胡適持相似態度,否認丘處機為作者,持吳承恩為真正作者的觀點,魯迅先生評價道「又作者稟性,附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惚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至於說到這書的宗旨,則有人說是勸學;有人說是談禪;有人說是講道;議論紛紛。但據我看來,實不過出於作者之遊戲,只因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響,所以釋迦、老君、真性、元神之類,無所不有,但無論什麼教徒,皆可隨意附會而已。」這就是魯迅之西遊「遊戲」說。

關於民初學者研究《西遊記》的方法,臺灣學者李爽學先生於再版的《余國藩論文集》所作的編譯序中,明確指出「1949年政局隨變,但是大陸學界反而強調《西遊記》的政治意識,促成一九七五年以來的幾部研究論集紛紛以馬克思的辯證法掛帥。「政治寓言」於是乎取代了「宗教寓言」」。這裏是指1957年作家出版社編的《西遊記研究論文集》,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1966年「文革」爆發之前,在西遊記研究領域取得的階段性成果的精華,集結於此。除了上文提到的童思高、彭海的批判、諷刺佛教貪污腐敗觀點



外,也出現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從書中看到「農民革命戰爭的投影」,或從書中看到「新興市民階級的反封建要求」,或統稱之為「反映並歌頌了勞動人民對統治者堅決反抗的精神」。

以上的這些學者觀點,包括胡適與魯迅,是為了適應時代、形勢的要求,而一味否認了《西遊記》中蘊含的佛教、道教的理想。

說到「政治寓言」,不得不提臺灣學者薩孟武的《〈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書中表達了為政者的馭人之術、為政之道,及當權者的厚黑之深。依書中作者所言,本書「不是以文藝的眼光,批評《西遊記》;也不是以考證的方法,研究《西遊記》;而是借用《西遊記》的情節,借題發揮,說明政治道理。」^①書中大篇幅地引用中國古代政治歷史事實,闡明政治之道,確與《西遊記》不甚相關,不過,其對《西遊記》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現代學者李安綱研究《西遊記》力倡金丹大旨,他在《苦海與極樂——《西遊記》奧義》書中,分別從儒釋道三教角度解讀《西遊記》的主題,並大篇幅運用周易五行八卦對人物進行闡釋,據此可知,李安綱是認同三教歸一,特別是西遊「證道」之說。

在此提及中國現代學者張錦池先生,對《西遊記》研究的貢獻,他認為,「是在穿著釋道二教的服飾,演出他們自己的治平思想的歷史新場面,從而表露了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將矛盾直指朝廷。從作品總體思想性質來說,雖包蘊著江湖文化小傳統與儒釋道三教文化大傳統的碰撞與融匯,可形成的形態卻是以釋道思想為膚、以綠林思想為肌、以儒家思想為骨,依然是屬於諷刺文學範疇,仍然是在為封建王朝開療救藥方。所以,我稱作者筆端的這類「神道描寫」為「神道設教」」。在瞭解張錦池先生的人生軌跡後,請原諒我對他的觀點具有一種偏向。1949年,父親與繼母因赴臺灣,他被拋棄在上海街頭,年僅12歲。可想他經歷了何等的痛苦與血淚,堅持地活著,又是付出了多少取得了成就,他的研究成果對《西遊記》研究學術史具有里程碑意義。

三、結論

通過對《西遊記》研究歷史的回顧,可以看出這一經典作品在不同歷史時期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解讀。明清時期的評點側重於宗教和修身養性,反映了儒釋道三教思想的交融及其對心性修煉的關注。近現代學者則更多地關注其文學價值和社會批判意義,尤其是胡適、魯迅等人的研究,強調了《西遊記》的滑稽性和玩世主義,否定了過度的宗教寓言解讀。此外,現代學者還通過政治寓言的視角,對《西遊記》的政治意識進行了剖析,展現了這一作品在反映社會現實和政治批判方面的深刻內涵。綜合來看,《西遊記》研究的發展歷程展示了學術界對這一經典作品的多維度探索,不僅拓展了其研究視野,也豐富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未來的研究可以繼續從跨學科的角度,結合新的理論和方法,對《西遊記》進行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探討,以揭示其更深層次的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

參考文獻

- ① 袁於令:《西遊記題詞》,《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57。
- ② 謝肇淛:《五雜俎下》,上海:中央書店,民國24年,頁307。
- ③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明之神魔小說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頁280。
- ④ 張書申:《新說西遊記總批》,《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73。
- ⑤ 張書申:《新說西遊記總批》,《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74。
- ⑥ 汪澹漪:《西遊證道書》,《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97。
- ⑦ 陳士斌:《西遊真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343。

- ⑧ 童思高:《試論〈西遊記的主題思想〉》;彭海:《〈西遊記〉中對佛教的批判》。《西遊記研究論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頁56-69及158-171。
- ⑨ 尤侗:《西遊真詮序》,《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58-559。
- ⑩ 尤侗:《西遊真詮序》,《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58。
- ⑪ 尤侗:《西遊真詮序》,《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59。
- ⑫ 劉一明:《西遊原旨讀法》,《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89。
- ⑬ 劉一明:《西遊原旨讀法》,《西遊記研究資料》,1990年,頁589。
- ⑭ 胡適:《〈西遊記〉考證》,《魯迅、胡適等解讀〈西遊記〉》,2002年,頁55。
- ⑮ 胡適:《〈西遊記〉考證》,《魯迅、胡適等解讀〈西遊記〉》,2002年,頁55。
- ⑯ 胡適:《〈西遊記〉考證》,《魯迅、胡適等解讀〈西遊記〉》,2002年,頁39。
- ⑰ 胡適:《〈西遊記〉考證》,《魯迅、胡適等解讀〈西遊記〉》,2002年,頁41。
- ⑱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13。
- ⑲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14。
- ⑳ 李爽學編:《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余國藩西遊記論集》,2021年,頁7。
- ㉑ 薩孟武:《〈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頁118。
- ㉒ 張錦池:《西遊記考證》,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459。

(Editors: Bonnie WANG & JIANG Qing)